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五十七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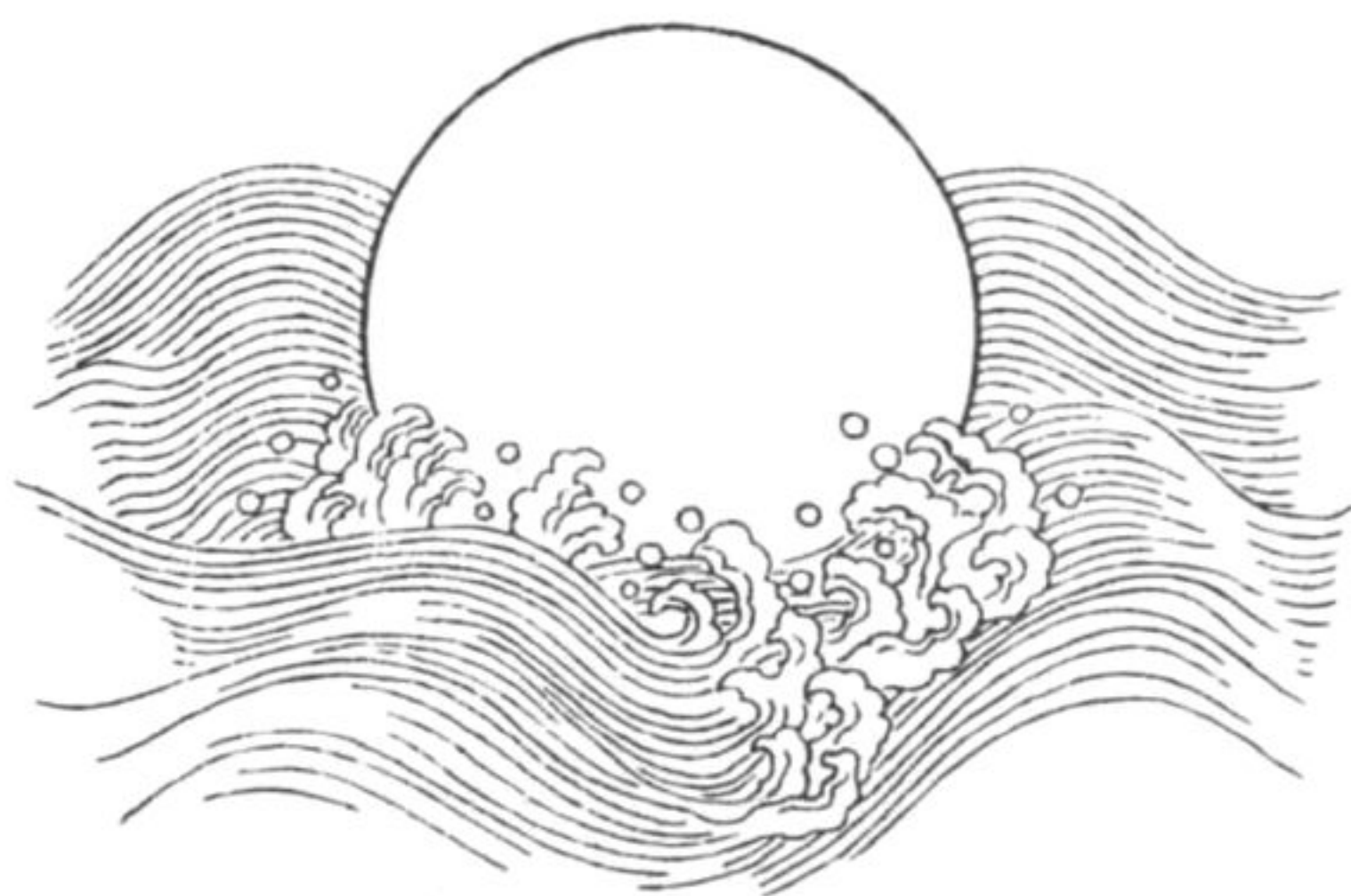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五十七冊

黃山書社





(明)張時徹 撰

芝園定集五十二卷

明嘉靖刻本





刺芝園集序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南田鄒守愚  
余蚤歲不量固陋受筆塲文衡惜其繁蕪不祛精醇或  
蓋未嘗不拊心焉曰是何其與古相萬也我

國家休明博大之化淪遐入深此顧無以配於前代又何  
邪乃廣蒐而約取之思論著其合於古者以信於來哲然  
而什一存焉一何遼落也而時時發於夢寐乃今歲秋仲  
余入楚我東沙公適為方伯一見而捐形空臆縷縷若平  
生於是出芝園集示我而委心卒業焉悚慄而喟然曰嗟  
乎公蓋其人矣是不可以炳炳耀流不朽乎迺茲實計一  
為也余每三復之陶冶萬彙力探靈精則神鬼之悟耽道

芝園宋集序

提性華實仁義則賢聖之稽黼藻休烈康俗經務則  
之揆宣鬱噉和鏗鏘律呂則風雅之程爛然而景雲  
然而應龍翔斯蓋振世之精英而挾天之哲匠也余不使  
泛觀近代自空同大復而下登堂睹奧鮮臻茲理跡其所  
究竟雖與古昔相長雄殆無以過也公有思稟自為弱冠  
時博聞強記出輒不凡長而大肆其力於六經取百氏而  
牢籠洗滌之觸而成章時與心得不繇雕削比於天出何  
其盛也余友李克諧氏傲睨一世無當其意者余故難之  
獨公不敢曰今日是必為文宗余以為信然乃固請於公  
刺之而藏其副於衡岳洞庭以俟知言之君子誰其不願  
早夜執鞭而糜珠璣玉躬執七箸如余者非獨嗜也雖然

公道德勛名在天下它日翼亮黼黻與謨訓並侈史牒余  
當嗣而請焉

皇明嘉靖二十有二年歲次甲辰冬十月朔



芝園集序

賜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貴溪江以達撰  
余嘗怪古之文人何其狃於用長而底於觸類也杜子美  
長於詩然遂以詩為文故文不逮詩韓退之長於文然遂  
以文為詩故詩不逮文徂於用長者過也歐陽永叔不取  
杜詩蘇子瞻不取司馬史記夫歐蘇不杜與遷類即欲類  
之而不能也甚明迺各負其是而不相通此其偏有以底  
之

明興治定道洽弘治來文人學士駸駸思古而北郡李獻  
吉實張其幟獻吉蓋體詩於杜而未食其精構文於遷而  
幾入其室者即其文力已出歐蘇上而其與何仲默論文

芝園集序

二

也則閉關絕粒持堅白而不下而古人營道大同之意  
矣以余觀友人張惟靜則文人之巨蓋非獨才之迥不  
可幾及亦其道深而見徹心所囊括有大過人云惟靜生  
而穎絕弱冠攻賦頌落筆成聲不作今人語已登朝籍拜  
南儀郎迺益綜羣言傍漱六籍收視返聽精焉八極于是  
至道冥詮綺辭爛溢公卿先生樂睹其面而倒屣者蓋無  
識不識也于是鴻名振于白下豹文蔚于江右余時竊伏  
草莽一觀心納即願托末交而未得已督學而閩惟靜業  
參藩之政余自惟蕪陋文質無所底仰視惟靜蓋奚啻蓬  
蒿之於九萬也而惟靜輒卑論就而起余曰詩有全體衆  
美具焉物性鮮融常工其一今之言詩者非寡也然輒以

其所工遽欲懸衡天下而稱物者又何多也侈濃縟者陋  
冲淡貴剪綴者賤質任喜流麗者惡沉鬱媚纖婉者龐稚  
渾樂闌緩者黜悲壯是何異管中見天謂所見非天不可  
而以所見之外無天也豈不謬哉余以是知惟靜之才命  
令一世而其心則常近人而小知惟靜者率以文藝而其  
淵涵浩渺正未窺其涯涘已得請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受  
而讀之滛液風雅侵軼屈宋立格於漢魏取材於六朝而  
音節變調出入於開元天寶之間情屬景生神在象外如  
玄造播物色相種種一物之中生意具足其文麗而則正  
而不迂若發穎豎離衆絕致而奇氣橫逸不可控馭又揚  
馬之所走而望焉豈非古今須臾四海一瞬無韓杜之所

芝園集序

四

不能以今立乎人之門牆而自矜堂奧者非所儷已惟靜  
既莫余逆也寔余謂曰蒙惠廢言牙期絕奏誠見知音之  
不易而痛賞心之難遭也然某之佳惡非子誰定余憮然  
曰昔丁儀之文就思王正之思王猶遜而不敢惟靜之才  
十倍敬禮如余短長孰與思王非南威而論淑媛其亦不  
自知也已余方眩心奪目神爽骨驚輒論次古今之大較  
因以讎言云爾

皇明嘉靖十有八年秋九月十日



芝園定集

諸家評

伏承不鄙惠示芝園全集枕疾聞手之不釋口之弗去不知沉痾之脫體也何幸黃荖白雲之音以洗村墳島笛之耳乎其首樂府一卷往年曾於蔣百潭處得其本借錄取舟人歎及幽澗泉二篇附之皇明詩抄然鼎之一鑿爾今獲飲其全自四言以至六言冲澹穠粹沉鬱雄壯匠意鑄辭色具而體備準今則古轍合而範符豈彼月鍛旬練一聯隻篇名家譁世者比哉讀平白草審碑其式遏之累既已卓倫而靈陶之辭又特冠絕裴公平淮之刻不假易黎之手矣再讀昭烈及六公諸葛洎少陵四祠記及定遠安

芝園定集評

縣遷城碑知我公有大造于吾蜀往哲已彰新廢又起而文辭懸諸日月以不刊事績垂于丹青而弗渝于李從裕范石湖何讓焉載閱卷尾說林文允雋異與先秦戰國詭詭英偉之筆相下上其評詩小序則千載未發之蒙走自昔窺豹畧同於高明者也走夙嘗欲著復詩序一書以馬端臨所論二篇為首而取元人國初及近時文人所說附之而後以鄙見臆旨尾焉屬以多疾且投荒滇陰書籍不具不能成帙今觀執事所拈邨廊衛鄭與伐檀南山數條何其犁然當心而契衷快哉溢目而盈耳邪大抵朱子平生尚氣不群見呂東萊尊小序太過故作意力戰之如子衿刺學校廢而必欲貶為男女相悅之詞至他日作南安

學記乃又引青衿城關之語有問于公者公曰舊說亦不可廢宋人小說笑之謂何異俗諺所云王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觀此則其盡廢小序非其本心蓋可驗矣慎又嘗思今之學者知讀朱子五經而未嘗探討朱子以前五經知杜子美以後詩而不知杜子美以前詩亦是叩浦而未尋源諺所云開剪截舖客人原未到機坊者也探朱子以前六經而求詩於杜子美以前非明公而誰也緒論所逮晏嬰非忠臣子胥非孝子列子誣民之罪莊子欺世之雄卓見超識有裨世教莊誦之餘服膺無斃然此豈能盡明公胃中之奇哉解紱捐珮之暇侍膳清晏之閒山林之日長矣汲古之綆脩矣續有著述不吝遠寄既以息黷補則復獲洗瘴愈風是所企於大方之家也

升庵楊慎

得芝園集山中日夕奉誦如侍大雅之側受教多矣及覽說林益覺心醉第乃仰而歎曰自昔大家之所未有也如辭命諫說諸篇當與左氏國語爭雄長至若全集序譜傳記諸作使子長可作亦當左次今海內以文章稱者不為無人然多雜近代語能有如公作者乎間有之亦未有如公若韓信用兵多多益辦也在唐如樊紹述著作亦甚富矣韓愈氏稱之曰多矣哉古未有也然後學病其艱深奇澁使人讀之不能為句是故其傳不永惟公深於道德涵養精純而發之於文其旨則六經其下筆則遷固未見有



一字一句作唐宋人語亦未有艱深奇澁如樊者此豈易得哉蓋公才性天亦有以厚畀之而欲公振前古之遺響以衍斯文於千載之下也又熟復古詩樂府第又歎之曰是何其神契獨妙也若使知詩者讀之不告其為誰氏孰不曰是漢魏之遺也第嘗私論詩之作惟比為難興次之賦不足言也今觀公集中諸作獨得比興之義上契三百篇風人之旨譬諸觀花玩玉其可見者固花也玉也而其精神意象則非泥於花與玉者之所能知也近世學者間或知之而所作不逮則才性限之也嚴滄浪亦可謂善說詩矣及觀其所作則猶是宋人語爾可不謂難乎第於是益服公之不可及也已第曩在白下雖竊嚮往而時以麻

王國定集

三

屋山高第

在聘竺乃日夜讀二氏書不及時聞雅教今投諸丘園稍擬向明之勤用補夙昔之過奈何衰病侵尋拔休無地所幸今日猶得大家名集讀之以自私慰尚不為門下棄人亦可謂不負此生矣

大梁李瀛

頃者把玩佳集不惟浩博且皆精美誠所謂篤其實而必傳者夫道顯於文而文以載之其傳於世若運稻梁以食

人而人無不飽也以道為文而詞以飾之其傳於世若出奇葩以示人而無不悅也其傳且愛則一而所成則異僕以斯文占執事濟世之業矣

南野歐陽德

東沙張子寄余芝園集余讀之連日夜弗罷蓋於其文豐饒然如接君子之襟於其詩瀟灑乎如出乎吾之衷而忘其為君子之筆也厥遇神矣竊嘗惟馬方今之士抗志藝文彬彬盛矣然根理要者鮮渾雅之辭尚體裁者遺性命之論二家相姻薄之弗為豈所謂理要體裁有二道耶顧其才有分量學有淺深故其論述有偏長爾是故夫人之學務盡其才理以主之氣以充之其言也開闢變化意之所適理要體裁備焉其茲芝園集之謂乎余也既讀而珍之矣復以颺諸衆曰夫學一而已矣諸學士尚惑於二家之言乎乃今東沙子芝園集出矣

兩厓朱廷立

僕山居且八載抗耜垂綸絕口不敢道文墨事不圖良工天啓芝園發靈投之琅函萬寶畢露遂使石渠亡富陳留掩袂世所稱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如我公者將無所謂其人哉昔人謂賢者之必有文章如名山大川必興雲雨隋珠和璞必露光輝使孔子不著六經百世而後亦何由述稱也我公制行以周孔為師陳詞與詩書比軌弘麗精微瓌奇詰屈殆不可名狀而愛君憂國秉道疾邪



辭榮獨往之意炯炯如丹使獻吉諸人今尚在當為公走避三舍無疑矣

忠齋任瀚

辱賜芝園集莊誦數日如遊廣庭而聽韶鈞奇音逸節俱越凡調如觀滄海波瀾浩渺風雲變幻不可名狀而皆足以為寓內之奇觀其詞精潤如金玉其道炳耀如日星根極理要匡禪世教弘麗雅贍沈鬱敷腴粹焉不詭於正傑然自成一家之言非綜核百氏超視千古機解神悟而匠心獨妙者不足與於此天下後世當必有知之者無庸手僕之為諛也

華原徐南金

芝園定集 評

秋間偶為一二同志招遊匡廬天池御碑之雄三級谷簾之勝夙齡好之乘興一往既彌兩月而歸則吾師教習及佳製一巨編在焉連日浣讀雖不能盡窺領要然於吾師立言之法亦似得其一二大抵取材先漢規摹六經而汪洋浩渺渾然無復蹊徑要之宿悟神解不可學而能也掩蔽前賢命令後代非吾師誰耶良傳驚下雖早入陶甄而未能日親函丈加以父兄皆背家難嗣興俯仰支吾學殖荒落每當伸紙執筆勉欲步驥終類雕蟲其何以闢大雅之門墻窺前靈之逸迹哉伏惟春風不以菲屋而見棄虛扁不以病夫而不收念嘗及門時賜教督使得去蹄涔而泳大海越拘攣而睹昭融生我成我厥恩惟鈞良傳不勝

瞻歧願望之至

少初徐良傳

客有為楨談芝園集者蓋十年所數從好文家求之竟未有得抵於今見公始出是集覽予十年之願一朝忽償喜甚喜甚得集會將發不及覽既登車乃舍轡手編焉蓋一誦之矣則芝園集者固廬王之雄章柳之冲味也越中故稱多才修詞之士雲蒸霞變不可勝數至顯明天下傳世不疑者獨公一人耳後岡陳子誠穎秀其語淺氣促寡詩人之致取以擬芝園不同日道也楨關西鄙人不習文墨之事雖守在詞曹實未有睹追憶里中先達若空同漢陂對山諸先生者此皆主盟騷壇擅聲當代楨俛而自顧有慙然之懷焉若公以其故謂關西生盡能文是邯鄲無醜女幽并無慙士也顧獨覽芝園集殊好之讀之久或有省識能躡而効一言也自抵家兩月甚苦塵瀾藝業益委廢不理思欲解去南圖念老親當在行不任蒸薄且坐而待秋從吏還附言申謝并具感服之私若此發京時辱公眷眷之誼至重斯乃同志相戀故事耳公所篤愛鄙人者固浮于此也

槐野王維楨

台斗在望不遂瞻依仰戀曷極近句章君來顧辱教翰重以郡乘貺及是乘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古此海內數十年所未見以一郡槩之天下可世式已但愷往叨大郡多

芝園定集 評

六



所謬戾得過姻笑不為不厚倖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  
且鄙言俚語並為收錄是拾唾棄以登筵舉垢汚而歸海  
感荷包容如何可言公盛德至文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  
已非朝夕今雖杜門著述為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  
時艱恐安石不能久遂東山之適也愷粗遣如昨灌園教  
子之外一無事事几上維有芝園集一帙時取讀之不覺  
下拜今夫摘詞採藻世所指為文人詩家者不為少也率  
多剽竊陳言援人門戶植已堂與人固笑之矣其不然一  
人而數變一體而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  
而又學一人焉及其弊也學漢不成流而之于宋變愈下  
矣猶之以鏡鑒貌半似一人焉半似一人焉已且不能辨

王國定集

七

其妍姸人其能低昂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名家易大  
家難若公者非當代所謂大家耶文似先秦兩漢能自為  
體不祖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鑄其質近體似王  
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宋古且奇  
矣又能蟬蛻迹離翻然而入于化蓋公充養完裕表裏粹  
精以故圓融中規刺畫難尋神變無極直造玄乘之粹  
諸家之精而會其全者也斯其為學林之鉅匠藝苑之宗  
工傳之四方流諸金石豈獨侈聲明時終當與大寰爭雄  
長矣愷學殖荒落知局識淺敢僭及于此是誠以不肖論  
賢甚不自涯然精金純璧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  
何待羽言臨紙惘惘東望豈勝馳情

鳳峯沈愷

王子百穀還辱損華緘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室不  
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假叩獎誘過情非所敢承  
緬昔枉芳訊於清源挹光塵於都下彈指三紀餘矣公方  
周歷臺省而汭乃播遷州郡飛伏垂跡音驛罕通然歛  
遠邵猶或相聞至篇翰流傳間亦快觀蓋公玄悟夙超匠  
心獨契正脩辭者之所私淵而談藝者之所折衷也令郎  
過吳惠及數帙幸窺一斑茲蒙全示因得廣覽知文以班  
馬為準而吞吐六代詩以蘇李為宗而綜括三唐俱自成  
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無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  
於鋪敘疊結而難於波瀾光焰詩不貴於占綴綺靡而貴  
於興寄才情公如雲蒸霞蔚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  
里波瀾渙而光焰長興寄深而才情贍斯指焉無盡而味  
之有餘也訪免官還山杜門却掃亦思畢其小乘附諸大  
方而橫遭兵子之變累世所藏秘書擄取一空平生所撰  
稿本散逸殆半監司非但不能理其寃又從而抵其囊抱  
憤棲病齒髮頽老學植益荒良用悵悵近兒輩稍稍纂輯  
無足為高明獻也

王國定集

八

百泉皇甫汈

涓竊聞之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  
朽涓謂三者不朽雖同而所以不朽則異也何則功德及  
於一時文章垂於後世故六經配文於兩儀孔子稱賢於



堯舜是言寔德之英華而功之藻繪也德與功賴言以爲不朽者也由是觀之不朽聲實又通判矣伏惟明公負高世之姿稟絕人之智依日月而流光會風雲而振融宦跡所留頌聲彌宣性靈天授惠聞馳德與台鉉懋顯功同槐棘豐崇自有銘彝常而播竹帛者豈涓末識所能揚推哉至於所謂立言者竊嘗誦法芝園集而得其槩矣何者人固有長於文而不足於詩或有善於詩又不優於文間有作者隨資成章或繁采而乏亮節操急而缺雍容玄音謝而綺縠羸沉着多而疏暢室亦皆無取焉蓋才局有限兼體寔難偏長繁徒不器希絕也惟公集中四言詩興致冲遠絕無斧鑿痕真清廟遺響也五言古詩大通諸題而

芝園定集

詩

奇暢騰躍七言歌行矩矱少陵而體裁沈宋五七言律則有盛唐之頓挫渾雄而構駢清逸又準調於唐初諸家賦頌源委於騷此而色澤於陸謝則麗備矣至於文之諸體太率古雅典懿規式先秦兩漢而魏晉之悲壯六朝之綺鬱間相出入焉宏裁遠調豐藻奇英可謂擷華茹實升堂詣奧矣即如近時大梁李空同信陽何大復藝林翹秀也與公比德猶有可言者何則李長於沉雄而公之俊亮過之何長於清麗而公之莊雅過之非才擅命世藻掩前徽安能獨步區中雄視海內如此之盛哉

郭文涓

臣無似幸與公同桑梓更忝戚屬以貧賤故游學吳楚間

不得望履幕下數從公問學負茲夙心公不以臣爲不肖辱賜臣以芝園集者臣肅拜使者受命而卒業焉閉閣三月紙散墨渝未嘗去手如貧人暴富茫然自失其故吾矣迺仰天歎曰嗟乎文不在茲哉文不在茲哉竊怪今之以文章名世者海內之士非不灑然競爽矣然務爲惇大者乏風骨之奇刊落陳言者寡華腴之色趨高古者病憂棘樂豐褥者多冗長求其大雅冲和春容色澤足稱大家而傳不朽者指不可一二屈且文章六經而下自先秦兩漢止矣不無病于理理學自宋人止矣不無病于辭公根柢六經而下至稗官爾雅子史百家之言靡不鏡其間與融化宋人性命之旨發爲先秦兩漢古雅之辭氣局高厚意

芝園定集

詩

義精深渾然天成略無畦逕居然大雅不詭于道矣謂海內稱大家而傳不朽者非耶且又諸體大備種種合作既富且精譬之良金純璧充斥天府人亦群飲于河而各飽所量四言古詩接統三百樂府真漢魏間鏡歌鼓吹蜀中諸作直與巫山灩澦爭長而長卿子雲衙官之矣白草碑哀然淮西之上說林中辭命雖左國再起何以過之此臣見大都也海天茫茫覽睹無際臣以管蠡窺測之惶恐狀臣謹狀

沈明臣

芝園全集伏觀于鄭淡泉書屋非今之文秦漢之文也敘事匹馬班議論過劉董經濟超晁賈辭賦凌屈宋推



健典則麗華振以晉唐之音接以瀛洛之緒藝林獨步昭  
代無雙空同大復不能敵其瞻豐洹野澣西豈可窺其突  
奧是維我翁天縱真才萃甬東山海環擁之秀為我昭代  
文宗也淡泉存日每為心服南禺公會祿海上首稱我翁  
蓋代人文之英且命取祿拙稿上質何幸蒙賜采入文苑  
中是滄海不擇細流愧感奚勝也竊惟篁墩文衡失之疎  
汪氏文選失之畧文苑之選惟我翁著書之富閱歷之多  
巨目海襟併包無漏禮樂文章百年而興今二百年弘德  
嘉靖極盛之時主張斯文其在我翁乎

沂陽王文祿

芝園定集卷之一

賦目錄

拙客窩賦

南山賦

訟志賦

石谿賦

九遊

哀貞賦

浮沅賦

憎蚊賦

翫月賦



芝園定集卷之一

賦

拙客窩賦

橫山陳子以拙客名窩其言曰拙言性也客言寄也吾闇鈍樵朴生四十而無稱然私心安之以為是天地之逆旅云耳張子聞而躓之遂摘詞賦焉惟達人之玄覽兮握貞德以為符慨品庶之馮生兮炳造化之靈樞或便僦以倖值兮或濩落而次且或華衣而結駟兮或甕塵而腹虛或比翼於霄漢兮或駢首於泥塗胡后皇之降生兮紛巧拙其萬殊就六籍以折衷兮師睿士之所謨曰木訥其近仁兮嗟恍巧其悖圖孰敦龐而非寶

芝園定集卷之一

一

信明聖之所戒兮將志道之必懲美夫人之愿慙兮實閨山之降英繩纈蒙之遺軌兮遵懿慙之修程大老聃之貴玄兮嘉禦寇之逃名慙二事之敗業兮惕二志之靡成抱淳樸以為範兮執隱約以為經路有戒而迴車兮物有恥而不營熠霧縠之纂組兮爰蠹蝕乎女紅華棖而刺杙兮重有厲於吾農茲伐性其匪細兮又况妖冶與曼容世竝驚於華艷兮吾獨澹泊以為恒紛橫行而躓往兮且焉守夫氣氣藏雄辯於靜訥兮委機智於玄冲苟葆真而合道兮何寵曜之足崇惟道遠乃其知驥兮世偽乃其知賢嗟時俗之馳騁兮混真質而莫詮視螭龍猶蝦蟇兮雜鳳凰與鴟鴞為棄璇玉與瑤珠兮燕石什襲以為瑱璫問姬子兮孰蹇蹇而為愚彼講張以善幻兮譬猶夫即鹿之無虞璞以秘智而殺身兮平以陰謀而醢誅羿工射而隕首兮起善戰而捐軀故夫形現之徵咎兮體壯乃其為犧彼烈士之殉名兮摧靈根而要之又况夸夫之死權兮納全生於禍罹雉以華而刎頸兮麝以香而刎臍龍章而豹藻兮終俛抑以受羈握納都梁豈其不美兮先衆物以燔糜惟盤樽與大觥兮終得遠於斧斯相鷓鴣之遠害兮方自幸乎卑棲矧靈虬之避難兮又何耻於汚泥是以莊周致悼夫靈龜兮越稷興歎於王與非冥翔而稿處兮孰免患乎蒲且吾悲夫貞風之告逝兮紛譎越之是興集萋非以為貝錦兮競捷徑以為夷庚肆屠龍之巧技兮驚談天之浮



淑則子返舊服以委蛇屏百家之雜碎子戒亡羊之多岐  
雖潛玉以鏤采子將考終於遐期不吾知其奚傷子吾又  
何怨乎支離

南山賦

南山賦為中丞胡公作也公名訓家于南昌山之  
下故號南山

南山嶢嶢兮凌太清真侯服兮涵坤靈峰岫嶮兮直上石  
磴礧子磴礧雲霞霽兮朝躋霞霏霏兮夕蒸鳥雞離兮和  
雝麻吻吻兮群鳴若乃芙蓉為嶮兮錦繡為屏列仙託處  
兮衆緯耀精天柱矗兮寶極玉檢秘兮香城梅嶺盤子素  
罪驚岡嶮兮崢嶸阪交加而詰曲泉漱沸以縱橫珍木羅

王國定集卷一

三

胥莫之媒兮嫫母刀父是之稱妍余惟知守雌之無累兮  
將韜光以獲全戒懷璧之賈禍兮貴道勝而陸沉仍休儻  
之往轍兮甘斥鷃之蒿林考盤石以為室兮闢衡茅以為  
宇疏鍾乳以為張兮結猿狖以為侶紉辟芷與芳桂兮襲  
烟霞而容與守寂寞而存神兮衆孰知其所處哂里婦之  
效顰兮覆增醜而見捐肆學步於邯鄲兮差失故而不前  
鄙桔槔之機巧兮寧抱甕以灌園希丘園之白貴兮美鴻  
食之漸磐胥懷受而徐征兮實吾性之所諧也眩德譖以  
競鶩兮固衆兆之所猜也逞謀儼而為諛兮立孰可與併  
之矧權智之傾奪兮奚凌厲而不危知隱璞之遠害兮黜  
聰慧以自斲明大雅之庇身兮悟介石之知幾庶皇古之

先子競投足于蕪穢比中道而改悔子悼往躅之盡棄余  
幼抱此暗質子嗟至今猶未聰索前愆之遺軌子直恂愁  
而無從知寧靜之近道子日百慮而汨之持繩墨以行法  
子又誕慢而不羈謂顧鎮其可安子嗟仰俯之規規紛交  
戰而未決子余何癯之能肥矧迨茲抱子之期子豈曰余  
猶未知聊周章而修飾子懇好修之不立白日淪于淥汜  
子將噬臍其焉及崇伯子之聖智子惕流景之邁也何嗣  
宗之沉湎子固賢志之所慨也衛和之既老子猶箴儆之  
不憚何齒髮之方盛子不能用夫強策孰不獵而有獲子  
孰不稼而可穡子余志其信銳子雖金石其匪剛奚高山  
之無逕子奚大川之無梁嬋姍而徐征子虞衆芳之就歇

王國定集卷一

四

石谿賦

石谿者駱子君孚之所宅也體物銘心圖遵聖軌



徹何人斯可以喻此竊附詩人繼衣之義因作賦贈焉

蓋聞蜀都之啓勝應井絡之儲精莫以官而作服聳劍閣之崢嶸石門崇罪以造天玉壘崔嵬而列屏二江分帶於東南峨眉抗拒於離明五岷參差而蹇產三峽詰曲以凌兢信陰陽之交會集高厚而炳靈都應隱脈以綺錯珍奇貯嚮而蛻生矧昌運之應期代乃產乎才英弘以禮而師聖雄以玄而著經摘藻詞以驚世奚啻于淵與長卿若乃捷為之開國當疆域之要衝距瀘水以連大峨通六詔而接三榮其山則有神龜馬腦堯子聖燈吐雲舒霞赤耀丹青同心祿來養秀勸農高賢寄眺遂表奇蹤其水則有西

芝園定集卷一

五

湖涵浸五龜獻琮曰鰲曰榮並派異鍾三台七曜煥彩垂虹龜鼉斯窟蛟龍攸宮菱芡蒲荷充牣其中粵若石廼之靈溪渺發源於僊峰介爐山之衍派亦凌雲而來同石盤方丈可釣可觴孔隙天成虹霓是梁驚濤噴雪舒卷無常組練成蛇爛焉用章爾乃巖岫峻嶒岡巒吞吐或離或合或仰或俯或蜿蜒而龍騰或昂藏而虎踞或奮迅以鵬奮或翩躚而鳳翥或碣礪以嵯峨或嶮嶭而迴互天柱矗以干霄地維屹而四布招天姥以盤桓偉奔娥之所措矧巨靈之開鑿沛瀕洞之洪波織文瀾於清沚激迴瀨於盤陀俄澎湃而崩濤亦紆徐而委蛇條電驚以倒峽肆糾盤而盈科既浩淼兮懷山復瀧潏以揚渦馮夷迎而擊鼓

見而鳴鼉駕盤谷之幽踪吳輞川之足多美茲域之發祥適哲士之云邁妙二五以為質抱靈稟而獨秀賁泮之丘園鏡洪濛之宇宙誅衡茅以卜址繚白石而成甃面頽霞而作障抗碧台之隆構斲辛夷以為楣施旃檀而結牖洞門邃以承廣葯房疏而展岫琴瑟靜兮左御圖史錯兮在右琅玕綽約以前陳蘭桂芬芳而樹後爾乃集童冠從儔侶被霞裳曳雲履或散步而逍遙或班荆而坐語或晞髮於山椒或濯足於水滌采洲上之三花玩林皋之珍羽奇何幽而不探勝何遠而不取忽浮槎於天河遂飲馬於牛渚飛廉肅其翼旌望舒翔而並御扣上帝之所都倚闔闔而延佇錫絳節與金書仍瑤臺之玉女爰返顧以下來

芝園定集卷一

六

涉河洛而容與喟梁園之往跡懷汝濱之故土徙予轡於五華揚予舲於昆明絡金馬以為關瞰碧雞之層城惟嵩山與王案宵化人之所京浩江漢之橫流實南國之攸紀來擊汰於沅湘誕珥節於澧浦擷蓀芷以充佩紉江離而為組帛靈均於長沙哀正平於鸛鵲睇雲夢兮遐征矚衡岳而高舉斯蓋遊觀之所極而非隱情之所處也揆百氏以折衷摹素王之遺則體仁智而時施合剛柔以成德持介特之貞心乃結盟於匪石守至靜而為銅鑪有萬而不易肖傳巖以作礪賜鍾乳以旌直相先民之遺軌希鴻磐而自得法蒙泉以漸進習坎行而不息羌外晦而內明秉中孚以無惑納細流而成大潤萬物以為澤曰性不可以



外求行不可以虛植何時俗之靡恒競周章而修飾彼在  
泰而忘約或明發而遷夕既改錯於規矩又何方圓之能  
式夫獨好讎羈以自矜惟修姱之是力齊同心以斷金翳  
永矢乎初服敦素履而于邁將夙夜之無斁固不能與便  
儼而競捷庶幾乎譽命之終獲

九遊

正德戊寅作

屈子遭讒被放九年不返抱石懷沙自沉汨羅以  
死九歌九章之作其悲憤極矣余少也讀而傷之  
作九遊以廣志焉昔王子淵作九懷劉子政作九  
歎王叔師作九思陸士龍作九愍皆以極藻績之  
詞宣瘴癘之抱者也僕本庸流敢希逝彥頗追隱

李國定集卷一

七

臆聊著斯文知言君子儻有蒙頤之嘆乎

春

倉庚嚶其和鳴兮青陽肆以首路木含氣而茁榮兮  
蘇而啓戶余令圉人夙駕兮命車右使載旌秣黃戎而左  
駟兮前轡膝以服衡指周道而駢驅兮範余轡而長征朝  
吾發於陽阿兮夕余期于層城羌道遠而心疾兮懼馬敗  
而車傾陰雲忽其朝躋兮日黯黯而不明雨淫淫而不止  
兮流潦忽其縱橫欲前進而不可兮退改轍又背乎初盟  
就耕者而訊之兮秉耒耜而不吾聽還予而無所兮竟  
慄慄以屏營何方春而芳萎兮使夫鷓鴣為之先鳴惟蘭  
茝與凡卉兮衆莫辨其潔馨何松柏之偃蹇兮孰又能察

其堅貞故梅伯忠而殖醢兮來革順而擅榮雷開靈君以  
幸親兮比干乃焉剝刑古故有固然兮豈獨靈脩之不聰  
懷悶瞽而不解兮登南山以采苓孰非忠而可安兮孰非  
義而可經苟昭質其未變兮又何必揚涇渭之濁清

夏

春既徂兮夏來瞻長路兮興懷揆約言兮先就仍玉女兮  
瑤臺文車兮夕稅閭闔兮旦開扣帝閭兮弗納孰不媒兮  
可諧吾令望舒使通誠兮又先之以豐隆迨芳菲之方盛  
兮苟得薦此下宮何天門之窈窕兮久俟命而不吾通九  
關暉其流電兮霹靂振而飛龍肆陽鳥之酷烈兮赫蘊隆  
之蟲蟲欲躊躇而托處兮恐高辛之不容將隨季父而疾

李國定集卷一

八

走兮又恐其暘死而無終思展轉而不獲兮悲予心之冲  
冲高以夢而徵築兮文以獵兆非熊起側微而不疑兮樹  
彛鼎之豐功馬不御豈其知驥兮劍不割豈其知雄精誠  
既有所不達兮倖進又不可與同抱貞志以順命兮誓沒  
齒以表衷

秋

洞庭兮層波木葉兮辭柯白日兮將暮忽吾行兮山之阿  
假繞朝兮強策使魯陽兮揮戈欲夷猶以晏處恐年歲之  
蹉跎前兩龍兮翼旗駕白鶴兮駟螭余何以兮獨悲相行  
踞兮多岐慨鴻雁之閔亂兮傷歎女之仇離設林且以掩  
兔兮雉耿介而罹之彼羝羊之觸藩兮進與退其奚宜